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昂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六

宋 衛湜 撰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鄭氏曰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

河南程氏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藍田吕氏曰唯天下至聖一章論天德唯聖人可以配之唯天下至誠一章論道唯聖人為能知之大經天理也所謂庸也大本天心也所謂中也育天用也謂化也反而求之理之所固有而不可易者是為庸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是已謂其所固有之義廣充於天下則經綸至矣理之所自出而不可易者是為中赤子之心是已尊其所自出而不喪則其立至矣理

之所不得已者是為化氣機闢闔是已窮理盡性同其所不得已之機則知之至矣知者與聞一以知十窮神知化樂天知命之知同所謂與天地參者也至誠而至乎此則天道備矣天德全矣夫天之所以無不覆者不越不倚於物而已有倚於物則其覆物也有數矣由不倚然後渾然至於純全故曰肫肫其仁肫肫純全之義也至於純全則深幽而難測故曰淵淵其淵純全而深幽其體大矣不至于天則不已故

曰浩浩其天浩浩如江海之浸上下與天地同流者非至誠而達天德孰能知之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後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後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後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為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然後尊

賢之經正

建安游氏曰自唯天下至聖以下聰明睿知聖德也寛裕温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知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别以為知唯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則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内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説而

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為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汩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

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延平楊氏曰大經天理也惇典敷教所以經綸之也

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也化育和也窮神而

後知之也三者皆天也故唯天下之至誠能之非私

知所能與也故曰夫焉有所倚有倚則人欲之私而

已非誠也肫肫純全也淵淵靜深也浩浩廣大也惟

肫肫故能合天下之公惟淵淵故能通天下之志惟

浩浩故能與天地同流其淵非特如淵而已其天非

特如天而已此道之至也非夫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河東侯氏曰天下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經常也可久而不亂可久而能通非誠以經綸之不可也經如經緯之經綸如絲綸之綸易曰彌綸天下之道是也大本中也物物皆有中天下

之大本言中之大而盡天下之中者也立非建立之立如天地設位易立乎其中與立不易方之立同立天下之大本則又見誠之大也知天地之化育知與乾知大始之知同天地之化育天地為之爾知其化育者誠也天下之大經庸之大者也誠則經綸之天下之大本中之大者也誠則立乎其中天地之化育天地之極功也誠則知其事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焉有所倚中也肫肫其仁

仁也淵淵其淵無窮也浩浩其天廣大也如是之誠若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孰能知之知之言能盡其理也由是觀之中庸之道至於誠斯至矣大矣無以加矣中庸言誠處不一或因鬼神或因政事或自脩身以言之或自内及外以言之或言天地之道或言人之道或自誠而明或自明而誠或言禎祥或言妖孽或曰自誠或曰自道或曰誠已或曰誠物或曰不貳或曰不已或曰如　神或曰無息雖然不同皆

合内外之道也然而理不可㡳看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主鬼神而言之也鬼神造化之跡也造化之顯微可窮而不可詰如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死生皆其跡也易曰原始要終又曰精氣為物遊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如政也者蒲盧也體誠而為政者也不誠未有能化者也為政之誠脩身為本脩身之本自明善始故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自誠而明生知者也天之為天

亦曰誠而已故曰天之道自明而誠反之者也人之為人脩道而已故曰人之道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固明矣明而未至誠非明也盡其性則盡人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者言人能體夫誠而至於天德則與天地參贊猶非天地也德與天地並故也致曲亦能有誠習而至於誠化不知為而為之矣禎祥妖孽應各不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誠一道流通上下與物無間故

必先知之又曰至誠如神非得已也天地至誠故能
成功聖人至誠故能踐形成功踐形自成也自道也
自誠自道成已成物非二也一也此皆體夫誠者也
不息不貳不已言其誠之專也此誠之功用也若止
言誠則無息而已無息非言誠也形容誠之體段情
性耳故又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如斯而已學者至此全無着力處非自得之不能

知也此言形而上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猶實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或問至

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寛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姿也寛執敬别則仁義禮知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徳者其用以下皆善

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所倚

涑水司馬氏曰此以後復論孔子有至誠之德人莫能知亦莫能掩經猶綱也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賛易道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綱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

馬氏曰大本者性之始所謂中德也大經者性之成所謂庸德也唯至誠無息則於大本有以立之於大經則有以經綸之極中庸之效有以知天地之化育

然後能贊之也夫焉有所倚者言其不蔽於一曲也肫肫其仁盡人道也淵淵其淵盡地道也浩浩其天盡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知天地之化育贊外也知內也上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所以成內此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言所以成外成內而致外之人也成外而致內之天也然則浩浩其天豈直參之而已

長樂陳氏曰經常也大經大常所謂庸也大本所謂中也天地化育所謂和也方言至誠先庸後中和蓋惟至誠為能體常能體常則中立而和達也夫是三者皆誠以為之而不倚乎一偏則無所不備也故肫肫然其仁之純全也淵淵然其淵之幽深也浩浩然其天之廣大也而三才之道非果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此於至聖言如天如淵於至誠言其天其淵如則有二其則一而已

莆陽鄭氏曰心無偏倚名曰中此性之中也發而中節名曰和此事之中也凡事失中未有不乖者唯中則和心有偏倚則先有主矣豈能虛應不虛應則不中節何故水隨器而有形心隨事而有中有主則必固矣豈能隨事而得中哉中和雖異名寂感雖殊勢其為中則一也是道也乃感應之根故曰大本乃萬事之常故曰大經唯聖人則能經綸以建是中天貴中氣人貴中德五行以土為主五聲以宮為君五味

以甘為和九疇以皇極為宗天下萬物以中為歸會此千萬世所常行者故曰大經反此則為偏頗怪僻之行

晏氏曰天下大經者理之常天下大本者性之中天地化育者命之正能窮理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能盡性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能至於命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則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其於三者之道全之盡之矣又豈倚於一偏乎故曰夫焉有

所倚肫肫者純之至復性之初純而不雜故曰肫肫其仁淵淵者深之至左右逢原若泉始達故曰淵淵其淵浩浩者大之至浩然之氣塞乎天地故曰浩浩其天前言贊天地之化育此言知天地之化育蓋贊者輔相以道知者默契於心唯心為能會道既能知之必能贊之相為表裡而已前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蓋如天如淵者與易言與天地相似同意其天其淵者與易言與天地凖同

意

高要譚氏曰所謂天下至誠者積夫形著明動變化之效而極乎博厚高明悠久之道者也是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倫則三綱其用則九法天下萬世之所行此所謂大經也經綸猶條理大經以為民紀使有條而不紊也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至中而不倚至正而不偏天下萬理之所自出此所謂大本也立者建極之謂建立大本以為民極使不至於隳廢也

是以能知天地之化育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天地功用者有不能自已此所謂化育也知者明其所以然也明化育之所以然葢裁成輔相之道得參乎其閒故也此三者皆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成位乎天地之間者其在我則廣大而無私其於物則曲成而不遺尚安有所偏倚哉夫唯無所偏倚則仁之體於是乎可見故曰肫肫其仁肫肫者純全敦厚之稱也仁體最難形容止言其大則不見其本心之

微止言其微則不見其全體之大故孟子嘗觧之曰仁者人也此以肫肫言仁盖明其有純全敦厚之體而本心之微全體之大皆可具見孟子之言盖本於此也聖人所以與天地並者仁也仁之體既肫肫然純全而敦厚則夫所謂淵淵浩浩如者皆仁之蓄養成就至於如此也仁之所蓄者極深故曰淵淵其淵言不可測也仁之所養者極大故曰浩浩其天言不可度也淵淵浩浩形容之意亦止是耳而其不可測

不可度之處亦終不得而言也夫所謂淵淵浩浩者大而化之之事進乎不可知之神者也唯聖人躬行允蹈親入其閫域然後能知其所至茍不實聰明聖知而達於天德者則於淵淵浩浩之事未免乎揣度也安能深知其所以然哉

永康陳氏曰子思論夫子至聖之用運而無私要必有藏乎其中者故又言天下之至誠而論其實然不易之理天下之大經自有常序便是經綸天下大經

各正其序則大本渾然藏乎其中便是立大本渾然藏乎其中則化育分明在我便是知大經自正化育自行大本運動闔闢渾然而不與之俱往故曰夫焉有所倚肫肫淵淵浩浩不已之實也其仁其淵其天從而名之也肫肫厚也而有純一之意淵淵深也而有清明之意浩浩廣大也而有運用不已之意此天德也非固其聰明聖知安得到此地位聰明聖知如上所謂也固退藏於密也惟其運用不已故密不用

則昭然矣達如中心達於面目之達達乎此則知乎此矣

莆陽林氏曰夫焉有所倚者言聖人之道中立而無所偏倚如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也肫肫者渾厚無間斷之貌仁即是生生不窮之意堯舜極到處只是一箇仁字盡得如天如淵猶未足發揮聖人尚有比擬於其間其淵其天直是得聖人極到處茍不

斷然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至誠之說也

晉陵錢氏曰唯天下至誠為能有德至於聖唯誠為能大經若九經大本若脩身以道也又知天地之化育自吾身為之此君子之誠所為異於人唯其所存者大不倚一偏耳是謂至誠為能即之則忳忳焉其仁測之則淵淵然其淵窮之則浩浩然其天固猶自然也達猶至也唯聖人與天同德乃能知之非常情所識也自聖而歸之誠自誠而歸之天德此一節謂

夫子之聖同於天德

金華邵氏曰天下至聖其極至於配天若夫天下至誠又不止是天下之大經待之而經綸則顯攝運用之也天下之大本待之而立大本人之性也立則不使之失其固有也天地之化育待之而知化育造化萬物者也知則明其消息之理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兼三者而備之則所以經綸所以立所以知皆其運量閒爾其者指誠而言仁與天淵皆其

所自有之物非如天如淵比也君子欲知此理惟固聰明聖知而德與天為一者能之固如易成性存存之義

新定邵氏曰上章言天下至聖此章言天下至誠明至誠所以為至聖也誠者天之道謂之至誠則純乎天理無纖毫人為之偽者也故天下之大經唯至誠為能經綸之天下之大本唯至誠為能立之天地之化育唯至誠為能知之何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彊理

天下綱紀四方使尊卑小大各循其分內外遠近咸得其宜所謂立綱陳紀為萬世法程是也何謂立天下之大本開明天理扶植民彝使人知有禮則生無信不立于以正萬化之原建無窮之基所謂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也何謂知天地之化育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說可明凡大道化生之機元氣發育之妙無不洞見於方寸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言大經大本而遂及於

天地之化育明此道與天地貫通無間經綸大經植立大本非知化育者不能茍化育之妙未能深知則其所經綸其所植立欲無遺憾不可得也觀隆古帝王功用宏博與天地參後世雖號為賢君設施淺陋終不足以望古則唯天下至誠然後能之信不誣矣夫至誠之用其大如此嘗試論是誠之本體夫豈有所倚着然後能爾哉思而得者倚於思也至誠則不思而自得行而至者倚於行也至誠則不行而自至

渾然寂然感而遂通驗之𣪘觫過堂下之時察之匍匐將入井之際一念惻然天機呈露唯見肫肫其仁耳肫肫懇至之貌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莫測其際莫究其極唯見淵淵其淵耳淵淵靜深之貌也洞乎其虛曠乎其達其大無倫其廣無外唯見浩浩其天耳浩浩廣大之貌也向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如之一字猶待比擬今言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至誠之道即天即淵一體無二是誠也非謏聞寡見所能知

抑非徇口耳憑臆度所能知必也聰明聖知達天德之祕乃能灼知其所以然耳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天德即至誠也天地之化育即天德之所為也上文兼言天地又並言天淵此獨言天德舉其大者言之也能達天德則能知至誠矣能知至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矣能知天地之化育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氏曰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知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省不疚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惡病雖不遇世亦無損於己志也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合和無所爭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顯言顯也辟君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諸侯盡法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其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輶輕也倫猶比也言毛雖輕

尚有所比

孔氏曰衣錦尚絅衛風碩人之篇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以禪縠為衣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衣錦褧衣此斷截詩文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喻賢人君子身雖隱而其德昭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視女在廟室尚不愧於屋漏之神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商

頌烈祖美成湯之詩本文云奏假無言無有諠譁之言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大雅皇矣美文王之詩德輶如毛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之詩載生也言天之生物寂然無象而物自生也

河南程氏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又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_{伊川}　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伊川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又曰一道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明道

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

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知以為竒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伊川 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明道 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彞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説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黄

非白非鹹非苦多少言語 伊川 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閒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乍富貧子

横渠論此一事甚當 伊川

横渠張氏曰闇然脩於隠也的然著於外也

藍田吕氏曰自此至篇終言得成反本自内省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自不動不言至於不大聲以色自不大聲色至於無聲無臭聲臭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成一於天可知闇然而日章中有本也的然而日亡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也故君子貴乎反本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故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本我心之所固有也習矣而不察日用

而不知非失之也不自知其在我爾故君子之學將以求其本心之微非聲色臭味之得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入德之要推末流之大小則至於本原之淺深其知遠之近歟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凡德之本不越是矣知此則入德其幾矣　一本云自此至篇終凡七引詩皆言德

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所謂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必由是入也推衣錦尚絅之心則所以為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闇然日章為已而中有本者也的然日亡為人而無實以繼之者也故君子之道深厚悠遠而有本所以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此入德之漸也君子之學視所至而得其所起循其末而見其所本即其著而明其至微故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入德之門也舜為法於天下我未免為

鄉人欲求為舜則不越孝弟而已又求其所以行之則徐行後長者固足謂之弟矣其知遠之近歟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為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鬼神之為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者其知微之顯歟三者皆出乎心術而已本心
我之所固有者也小人習矣而不察日用而不知其
在我者爾君子之學求其本心者也本心之微非聲
色臭味之比不可得而致力焉唯循本以趨之是乃
入德之要也推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之說蓋所以養
其衣錦尚絅之意而已衣錦尚絅為己者也為己者
吾心誠然乎此而已豈繫人之見與不見乎唯內省
不疚無惡於吾志斯可矣相在爾室不愧于屋漏者

非特無惡於吾志又將達乎神明而無慊者也達乎神明而無慊則其德有孚矣此所以不動而民敬不言而民信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者則德之有孚非特使民敬信於我而我之德可使民勸而民威蓋德之孚者養人於義理之中知善為可慕而遷之知不善為可恥而遠之豈待賞之怒之而後然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君子之善

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已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又明德之化民不在乎聲音笑貌之間莫非至誠孚達而已德輶如毛者言人之所以不為德者以德為重而難舉也如童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此不肖之夫婦之所能行其輕而易舉也如此而已何憚不為哉雖然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

乎誠則與天為一所謂德者乃理之所必然如春生夏長日往月來之比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中庸之書其始也言天命之謂性其卒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盖言此道出於天不及於天則為未至如乾之德曰大哉坤之德曰至哉至者至乾之大而後已也其篇之中言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及言天下至聖則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及其終則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動也言也行也世世以為法則猶在法度之間也莫不敬莫不信莫不說則忘乎法度而猶有言動之迹存焉至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此

中庸之終也

建安游氏曰自此以下皆言中庸之道以至誠為至也君子用心於内故闇然而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的然而日亡作偽而拙也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心順其氣平其容婉其色愉也薫然慈仁此温也然行而宜之故理淡而不厭天德

也簡而文地德也溫而理人德也若是為成德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入德之途也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知所以入德則成德其庶幾乎正心之

道誠意而已故繼言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言慎獨不息則久久則天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天則神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不怒之威嚴於鈇鉞也德至於神則甚顯而明親譽息矣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豈徒見於聲音顔色之間哉蓋明德化民之本也聲音顔色之於化民末也故君子務本而已所謂德者非甚髙而難

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旣已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離人而立於獨矣是天命之性也故曰中庸於是終焉

延平楊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騖於外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温

疑於不理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絅之至也知遠之近天下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由必擇中也知微之顯必慎其獨也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夫如是乃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則微而顯可知矣夫道不可須史離也惟慎獨為能終之故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蓋言

慎獨也動而天下道之言而天下則之形於言動而天下從之也大而化之則言動不形而人敬信望之恍惚前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而其卒也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國非政刑所及也記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合乎神天亦唯誠而已君子之慎其獨不欺於屋漏則其誠至矣誠於此動於彼蓋天之道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所懐者明德而已徳者得於心之所同

然者也雖夫婦之愚與有焉其輶如毛舉之易勝也而人莫能舉之者無誠心而已德輶如毛末至於無偏猶有德也有而不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大經庸也大本中也天地之化育和也三者皆天也豈人之私知所能與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循而達之於天下脩道之敎也夫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

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所以慎其獨也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夫如是誠之
至也故合乎神天而卒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盖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兹其所以為至也
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已而不
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已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
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已以正物不應言正已而物正
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

可必乎唯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河東侯氏曰古之學者為己率吾性以達天理自可欲之善至於不可知之神非由外鑠我也如身日長而不自覺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故闇然而日章小人之學為人蹇淺虛浮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如火銷膏而不自知焉如七八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故的然而日亡衣錦

尚絅絅衣之表也必表而出之是也衣錦而尚絅所以惡其文之著也文非本故也君子之道也淡而不厭淡無味可悦其理易直故不厭簡非繁華質而有理故曰文温非險詖之邪純而和粹故曰理知逺之近知本諸身也知風之自知過不及也知微之顯知脩省也如此則入德之自也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舜自側微而登庸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也亦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之道也内省不疚不

欺天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惡於志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者屋漏也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不愧屋漏也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慎獨學者之事不愧屋漏近於誠而未至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誠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正已而物正成已所以成物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為哉恭已正南

面而已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惡知乎所謂聲色者然哉故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至輕也毛至微也猶有輕重毛髮之倫可擬可象者存焉是猶化民而不大聲色者也若夫上天之載則無聲無臭莫可得而擬議非無物也所謂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大而不可載小而不可破無物不該焉故也中庸之書自

天命之謂性至孰能知之其理無精粗之殊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言其始也本也至於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言其成也終也所謂物之終始也天之道人之事合内外之道故時措之宜也君子之能事畢矣古所傳者中庸之書終也自衣錦尚絅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自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有諸已而後方能入德充實輝光而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則誠

而無肫肫淵淵浩浩其仁其淵其天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無聲也無臭也猶無方也無體也云爾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知之者其唯文王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斯而已知之者其唯文王乎

新安朱氏曰此第三十三章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

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

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慎獨之事承上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慎獨之事也引詩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慎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并言其效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

斫刀也鉞斧也不顯惟德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逺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引詩予懐明德不大聲以色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

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慎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賛其妙至於無聲

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旣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内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

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盖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慎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盖亦

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　又曰諸說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以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賛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

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末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葢習於佛氏作用

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取證又皆大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

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説多疏闊唯以此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又曰知風之自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廝對着

兼山郭氏曰大凡欲人之敬敬先於動可也欲人之信信先於言可也不如是雖家至戶曉訓告命令靡所不至民不違而去之者鮮矣是謂不顯惟德百辟

其刑之者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人知之亦爲之人不知亦爲之天之大反之於一心萬物之衆反之於一身既而無我也無物也意必固我一物不存焉故能篤恭而天下平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以聲色之爲末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之謂也且天之生物未嘗與物私而風雨之所膏寒暑之所成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化未嘗一物遺者何哉以其大且一也反求其大廓然無外物與

無極宜若不與物交而造化之功品物咸遂若有期會相應亘古今而不窮然後可知上天之載與夫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

江陵項氏曰此一章自其用功於隱至發見於費者而總言之其末復歸於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篇之義也　又曰淡而不厭無味而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温而理不肅而成

不嚴而治也　又曰知遠之近言乎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動之機也知微之顯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四章之意反覆言之耳

高要譚氏曰中庸之書始以愼獨終以愼獨始以愼獨者欲立其本以應事於外終以愼獨者極其大歸而合理於天則淵淵浩浩之體可以心識不可以說盡也夫文者美在外也惡丈之著惡其飾外而忘本失實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務本務實故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肢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無實無本故外雖飾偽而良心內喪也君子所尚皆本也故淡而不厭則真實而可久也簡而文則存諸中者有要而發於外者自然成理也温而理則和順積中而施為皆當也此其所以闇然自晦而愈不可揜也小人反是此其所以的然自表而愈無所據也復本之要在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所謂遠者萬理之散在天下是也所謂近者本心之在我是也知天

下萬理皆總會乎吾之本心此即知遠之近也所謂風者施化於外是也所謂自者本心所在是也知施化之用皆本心之所出即知風之自也所謂微者本心所存人不得見唯我自知是也所謂顯者幾微發露無隱不見人皆知之是也知内之所存終必發露不可得而揜此即知微之顯也知此三者之理然後能見本心故處而於德之奥有所從入故曰可與入德矣三知者復本之要也唯君子知此三者之理所

以嘗用力於人所不見之處故知隱伏之孔昭夫然後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在人所不見之處尤切兢也知屋漏之不可有愧夫然後能篤誠於言動未發之前而使人敬信於言動未形之始也知至靜無言可使不爭夫然後能淵默存誠無物無我使善者見之樂不善者見之愧而不必賞之勸刑之威也知不顯之為德百辟自然儀刑夫然後能篤恭於內對越在天純一不雜使天下化之皆知反身自求各止其

分而無不平也凡是數者皆由三知以入徳者也於是又推其精微至於不大聲色知聲色之為末則知本心所存之微雖聲色之不大亦未足為喻也於是又益推其精微至於徳之易舉其輕如毛如毛雖細微尚有倫理之可見則知本心之所存微而又微雖毛之細亦未足以為喻也於是又從而更推精微之極至於無聲無臭蓋無聲可聞無臭可知天之事也本心所存其微至此則與天為一不可以有加矣

三衢周氏曰自此以下凡八引詩或疑其無序不知所以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誠者誠之者其說甚明第學者未深考爾茍明其序則一篇之意燦然矣衣錦尚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脩身之證也君子之學為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故衣錦尚絅惡其文之昭著然誠之所發終不可掩所以闇然而日章小人之學為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恐人之不知故心勞日拙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所以的然而日

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此闇然日章之道其德
參乎天地者也雖淡而不厭以言其易而可親雖簡
而有文以言其居之以敬雖溫而能理以言其中和
之德足以立天地育萬物是三者若遠而近若風有
自若微而顯知其遠者必自邇斯能極於博厚知家
人之象風自火出斯能極於明誠知莫顯乎微之不
可揜斯能極於高明夫是之謂可與入德必言知者
其要在於致知知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至

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自近自内自微之諭也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志無所惡則内省吾心無所慊愧矣此君子謹獨之學用力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人所能及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齊家之證也屋漏者室之西北隅既祭猶敬心無愧於幽明則闇室無所欺矣故其處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恒不動而人莫不敬不言而人莫不信其

誠之至乎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治國之道莫大乎賞罰固足以示勸懲矣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在宗廟之中自生肅敬之心此誠之所格非賞罰之所及也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平天下之證也平天下者豈以力服人哉不顯惟德百辟自然儀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不顯者闇然日章之道其舜之恭已無為文王之不識不知者乎是故篤恭而天下平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特言誠也誠

之為德以巳昭昭使人昭昭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德輶如毛仲山甫舉之固為明哲君子然猶有倫之
可見未足以為至此證誠之也惟天運於上於穆不
已無聲臭可聽聞如文王之純亦不已然後為至此
證誠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故内省
察而不疚焉以其不疚故無惡於志言心之所之未
始有惡也為善於顯明之中者易為善於幽隱之中

者難故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經曰戒慎其所不睹與此同意動而敬言而信賞而勸怒而威末矣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然後為至怒必以鈇鉞為言者先王之所以飾怒是也篤恭謂篤厚於恭也不大聲以色言化民以德也無聲無臭言化民以道也聲之化民則聞而化色之化民則見而化聲色非不可以化民也特非化民之本爾

長樂陳氏曰上言至誠如是其至簡復何言哉世之人所以每每不誠者非不知中庸之本乎誠也亦非不知誠之可以有為也第從事於外也速而致力於內也寡故誠不至而德不誠中庸之書終言成效亦足矣而此所以言恐人之不知所以為誠也故據詩委曲以諭之然自衣錦尚絅至終篇大抵不過欲人致力於內而不必從事於外也惟惡其文之著故曰闇然而日章與的然日亡異矣淡而不至乎厭簡而

能文溫而能理及夫三知入德雖伏而昭內省不疚

屋漏不愧皆欲致力於內而已夫不必動而敬不必

言而信不必賞而勸不必怒而威豈必從事於外哉

篤恭而天下自平耳嗚呼聲色不可以化民而從事

於外者果何為哉德輶如毛固美矣而毛猶有倫不

若無聲無臭之為至也然則為中庸者致力於內而

已

山陰陸氏曰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簡而文溫而

理至矣知遠之近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知風之自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知微之顯所謂莫顯乎微是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知所謂遠者在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所謂顯者在此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知所謂風之自者在此夫如是可與入德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言雖心之所之不萌惡也與形而後絕之異矣

范陽張氏曰子思中庸大抵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為入德之階故言之重辭之複何止三致意乎縱横
反覆無非此理而已既言闇然日章之理矣言内省
不疚之理矣今又言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
不見乎故舉詩不愧屋漏以證之　又曰或見而敬
或不見而章或言而民莫不信或言而世為天下則
或不言而信或動而世為天下道或不動而變或行
而世為天下法或行而民莫不説或無為而成或不

賞而勸或不怒而威卷舒闔闢縱横上下無不可者則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不大聲以色者是其意專於徳而不俟形於動言賞罰聲色之間而天下自化也孰為徳乎即戒慎恐懼不睹不聞是也養之既久功深力到舉意即成未萌即應所以不動不言不賞不怒而敬且信勸且威也其效如此天下必以為難到也聖人乃曰徳輶如毛其意謂誰不能舉之乎其要止在戒慎恐懼此亦人之所易為也毛猶

有倫是德猶有形象也自德而上即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也此豈有形象哉此天命之性也學不到此奚足為中庸

莆陽鄭氏曰夫行遠者必自邇察乎天地其造端必出於夫婦行乎天下其所推不出於閨門本立而後道生若舍近而務遠則無本矣故曰知遠之近天下風俗皆有所自黃老之說自於竇太后曹相國方士神仙自於秦皇漢武清談自於王何浮屠自於漢明

帝楚王英邪說一勝千載頹風孟子距楊墨韓退之斥佛老恐其為千載風俗害也故曰知風之自人皆知微之微不知微之顯夫所謂微之顯何也日用之道也道雖精微而百姓之所日用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行焉不知習焉不察君子下學上達不敢忽其日用顯顯者故曰知微之顯

海陵顧氏曰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者君子内自

省察無所疚病又無過惡於其志是盖能知顯微本者也相在爾室者視爾室中助祭之人皆怠慢無肅敬之心尚不愧於屋漏之神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聲色之事以德校之乃化民之末也化民當以德為本毛尚有倫以其有形體德固無形而易舉也上天以生成為事無聞其聲音無知其氣臭窈然無象天下之物自然生成

涑水司馬氏曰苟内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

亦非其所惡也

莆陽林氏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奏大樂而無諠譁之聲者是寫出太平氣象正屬四方無侮無拂之時是時也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也此唯堯舜成康可以當此不顯言其甚顯也人君有甚顯之德則左右公卿之人皆儀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自我一人正心誠意則左右近習可化則朝廷之上可化則都鄙之間可化豈不謂之篤恭而天下平乎

晉陵錢氏曰此七節言君子之德不著於外極於天下之無聲臭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然顯然也温而理温猶和也理猶治也遠之近風之自自外而知之微之顯自内而知之無惡於志志猶記也雖有人志之君子所不惡言屋漏則通於天所當愧也不大聲以色言大舜文王之明德所以廣大其聲譽者不以顔色故夫子云聲與色皆末也

晏氏曰淡者所以合乎天不厭者所以通乎人淡而不厭則天人兼備矣簡者居其實而略文者撫其華而詳簡而文則華實相副矣温者以仁存心理者以義制事温而理則仁義並行矣盡此三道者全德之人也入德蓋由君子之道而入聖人之德也自敬者不敢慢於人故雖不動而人皆敬之況於有動乎自信者不敢詐於人故雖不言而人皆信之況於有言乎上文言内省不疚而繼之以此蓋欲其以自敬自

信爲克爾說者謂篤恭者厚於恭而無所薄之謂也此說非矣是不知經者之談表記不云乎君子篤以不揜恭以遠耻則篤也恭也分而爲二矣蓋篤以篤實在内言其徳也恭以恭遜在外言其行也有覺徳行四國順之此天下所以平歟

建安真氏曰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掩者故君子内省而不疚無愧於心苟人心至靈毫髪之微少有自欺必

有不能慊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已無所疚惡也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謂於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默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蔡氏曰衣錦尚絅至可與入德矣言戒謹恐懼之事潛雖伏矣至人之所不見乎言謹獨之事相在爾室

至不言而信言家齊之事奏假無言至威於鈇鉞言國治之事不顯惟德至天下平言天下平之事故於家則不言民於國則稱民至篤恭而天下平則直言天下矣予懐明德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君子道德精至人道之極致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外必由乎内也知微之顯内必著乎外也言能知夫内外輕重之至則可許以入德之事矣

錢塘于氏曰入德之門知遠之近必由此以之彼知

風之自必由内以達外知微之顯必知天下之顯本乎微能知近而知自則是知微也近而遠自而風則是微之顯也故知微之顯一句異於遠之近風之自也知微之顯非慎獨之學不能造也

延平周氏曰以聲色而方於德則德為本以德而方於道則道為妙蓋毛譬則德也上天譬則道也毛雖微然未免乎有體有體故有倫唯上天之造始則不唯無體而又且無聲無臭也

新定邵氏曰君子之道謙冲務實不求人之我知也而芬芳外達人自知之故在已雖闇然自晦而其道日彰而不可揜小人之道誇詡衒耀唯恐人之不我知也而行潦無本涸可立待故在已雖的然自彰而其道日亡而不可久孟子聲聞過情一章即所以推明此意正月之詩所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即淵魚喻謂魚潛于淵宜若人所不見矣而終不免於網罟之患則以其實有此魚終不能逃人之知也君子

而審乎此則反觀內省實無一毫之疚病可也一毫隱於方寸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亦猶此魚雖伏而甚昭也豈不凜乎可懼哉　君子德化所感不賞而民自勸於為善不怒而民自威於鈇鉞盖人心均有此天理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何待賞而後勸乎訟而有愧者望賢者室廬而遽返身為不義者不畏其罪而畏賢者之知何待怒而後威乎夫其隨觸而感與夫鄉閭所敬者其所

興起其所愧惕猶且若此而况君國子民者躬率表倡於其上則其感化之效又當若何耶　載字訓詁不同文王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以愚觀之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七　　宋　衛湜　撰

表記第三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藍田吕氏曰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為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為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取此義以名篇

嚴陵方氏曰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儆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然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焉於是立言以表之則門弟子不可以不記也故名其篇曰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鄭氏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

也厲謂嚴顔色

孔氏曰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

皇氏曰此篇稱子言之凡八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

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

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藍田呂氏曰自此至瀆則不告一章大指言敬而已

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

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則曰歸與歸與者也隱而顯

者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不矜而莊者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者也不厲而威者德威惟畏者也不言而信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聖人之於天下豈恝然無心哉博施濟衆雖堯舜不能無病況孔子不得其時者乎故其始也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及其終也知天意所在而廢興有命乃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後浩然

有歸志矣蓋聖人之德要其歸也天而已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不識不知尚何矜厲之有哉故曰天何言哉又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其是之謂乎

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幽其名聞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唯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

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默喻於心也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隱而顯隱則神也顯則明也既隱而顯則復推其始之所以隱而顯者在乎不矜而自莊不厲而自威不言而自信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蓋既神而明則復推其始之所以神而明者在乎默而成之而不言

而信與此同意

延平黄氏曰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講義曰孔子歷聘天下而無一用故至是而有歸乎之歎孰知夫不用之用其為用尤大也身不容於一時而道可傳於萬世賞罰之柄不及一施設而春秋之筆削凜凜乎為千載之懲勸是所謂隱也而有至顯者存所謂不矜不厲也而有莊且威者寓不言也

而有所謂莫不信者在夫子至是而歸於魯雖不用無憾矣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云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甫刑呂刑也今尚書

躬作身字

藍田呂氏曰修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修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

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憚也言敬則足信也長樂陳氏曰孔子先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又繼之以其所易為者所以盡教則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凡此所以盡教而已

嚴陵方氏曰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已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為言焉此止引擇言以

證之者以駟不及舌人之失尤在於言故也
清江劉氏曰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
仲尼所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
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
則不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馬氏曰見其有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
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也見
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也行止視

所可不失足於人喜怒視所可不失色於人語默視所可不失口於人蓋進以禮退以義此不失足於人也端冕則有敬色衰絰則有哀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不失色於人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此不失口於人也不矜而莊不言而信不厲而威此言其大也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此言其應物也與夫中庸所謂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

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其意

同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要在乎敬愼而已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饗是也極猶盡也辨分别政事也

孔氏曰以前經云貌足畏色足憚故此經云毋相瀆又明行敬不可樂倦也行禮之時禮不盛則露見裼

衣禮盛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裼衣是裼襲不相因也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褻瀆使禮相變革也案聘禮賔初行聘時則襲故聘禮云賔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饗之時賔裼奉束帛加璧行饗聘為禮盛故襲饗為禮不盛故裼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饗執璧亦是玉於時裼衣者以聘時執玉為輕故也又賔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賔賔禮

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賔與介亦裼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賔襲執圭是也

藍田吕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慢瀆所由生也衣裘之閒以襲裼為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裼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裼裼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裼故犬羊之裘不襲也不相因者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

為敬如大裘不裼及尸襲聘禮賔襲執圭弔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裼為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受饗之時賔裼奉束帛加璧是也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祭者竭吾誠意以求乎神猶恐未盡也故齊三日必見其所祭者立而詘進而愉退立如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如是則然後可以饗親苟至於樂則敬弛弛則忘之矣朝廷之禮所以別嫌明微正名分以尊君者也故有外朝内

朝之政左右九棘面三槐左嘉石右肺石以別公卿大夫諸侯及羣士羣吏之位以致民而詢焉及辨貴賤之等敘羣吏之治其儀也有不歷位而相言也不踰階而相揖也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邦國之政行苟至於倦則入於茍簡入於茍簡而欲求治者未之有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故其效至於民德歸壹則裼襲不相因欲民之毋相瀆固其理也裼襲

見曲禮及玉藻解

山陰陸氏曰一襲一裼非相因也若聘禮賔襲執玉至受饗賔裼奉束帛加璧是也相因謂若裼襲矣又裼襲也是之謂瀆朝可以辨君臣之義盡矣覲是也故曰覲之言勤也所謂不繼以倦

石林葉氏曰禮有以裼為貴者文也文在外以顯諸仁禮有以襲為貴者質也質在內以藏諸用文質所事各因其事民所以不相瀆也禮之體無不敬而極

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日中而退非繼以倦也

臨川王氏曰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祭義曰祭之日樂與哀半何以不同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哀與樂半者樂之在親也

金華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蓋報本始通肹蠁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矣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

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講義曰謂之極敬則敬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敬毋或繼之以樂樂則志於忘敬而非敬之極故也謂之極辨則辨之所施特盡於此而始終當一於辨毋或繼之以倦倦則志於忘辨而非辨之極故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

敬曰强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鄭氏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肆猶放恣也偷苟且也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狎侮死焉而不畏忕於無敬心也

孔氏曰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

莊敬日強又廣明恭敬之事言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安樂放恣則具情性日為苟且也君子常行善道不以一日之間使其身儳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不得長久也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故鄭知在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既明君子恒行恭敬又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橫渠張氏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其義同莊敬之事曰欲勉強為之安肆奉養之事曰欲偷且偷言不以為急也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強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德信則不怒而威狎侮雖死而不畏

藍田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信而取禍者

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矜乎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則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莊敬者人所難持非勉强日進則身不能以自立安肆人所易縱唯苟且日忘則欲不能以自制蓋莊敬主於禮安肆主於欲偷之為言苟且也如衞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此之謂安肆日偷或以謂莊敬

則日能自强安肆則日入偷惰然非君子之事義不可行由是二者故德義可尊進退可度不至於陵節犯分如不能容其身也儳讀如毋儳言之儳陵節犯分之謂也七日戒三日齋竭誠盡慎以事鬼神民猶以不見不聞為可欺也事君盡禮擇日月以見君民猶有不敬其上者故君子之使民敬必先斯二者人之所以狎侮者以其不足畏也至於死猶不知者有所恃而無所忌猶狎於水而溺於水也狃於不足畏

卒至於可畏可不慎乎

馬氏曰禍者起於微而生於人之所自忽故君子慎以避之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之不能揜也恭則不侮不侮於人則人不侮於己故恭以遠恥莊敬所以自强而有進德之漸故莊敬日强强則有自立之意安肆所以自弃而有敗度之漸故安肆日偷夫唯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事鬼

神擇日月見君齊戒互文以見之也

石林葉氏曰慎以避禍者仁也篤而不揜者信也恭以遠恥者禮也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言日月

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薄於怠也儳有競疾意君子之身常優游而不迫寬裕而有餘雖一日之間亦未嘗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也而況終身者乎如不終日以其競疾而無樂於生

之意故不終日也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以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

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雖然在朝之臣則皆見君矣而此乃言擇者先儒謂在邑竟是也書曰德盛不狎侮蓋德盛者有道之士也唯有道之士乃能尊主故狎侮之人雖死不畏也

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為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廬陵胡氏曰儳焉云者輕賤貌要之皆謂非禮也如

不終日謂君子常惕言恐失禮不能終一日行之也狎侮人則民不敬雖懼之以死不畏則受死有甚於死矣

講義曰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必陷於死凡以其不知所謂慎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無不自己求之者君子所以辟禍不出於慎以戒懼而已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凡以其不知所謂篤蓋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君子所

以不擠不出於篤以力行而已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凡以其不知所謂恭蓋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顔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君子所以遠恥不出於恭以不侮而已禮義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由禮義而自强者其色則莊而無怠惰之容其心則敬而無怠惰之思由是而充之其志曰强而足以有思其力曰强而足以有為以之終身蔑有不濟者故曰莊敬日强舍禮義而自弃者

恬於燕適而不知安者之敗名樂於放縱而不知肆者之敗禮於道則苟且日偷而不進於事則苟且日偷而不治以之終身蔑有濟者故曰安肆日偷是以昔之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

金華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為而為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曰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

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曰趨於偷僈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分離散亂遂至僈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春秋傳曰古者諸

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孔氏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己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

藍田吕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鶩之類也必以

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鬼神且將告之況於人乎賓主慎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之謂乎

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汚

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為甚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懲謂創艾讎猶荅也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寛身之仁亦當言民

孔氏曰自此至無失一節總明仁義之事仁是行之盛極故為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謂裁斷於事也引詩大雅抑之篇證相報之義引太甲以證君臣上下各以其事相報也

藍田呂氏曰此一章泛論仁義仁義者人性之所固有賢不肖之所同也然私欲勝之能勿喪者寡矣故聖人之教立仁以表之使天下知所向而於行得所勉立義以制之使天下知所取而於事得所處報者

德怨往來人情所不能無使之交際且有勸懲則利用出入民咸用之矣故曰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天下之公而已有德於民者民欲報之以官有功於民者民欲報之以賞因民所欲官之賞之所謂以德報德知所勸矣傷人者民欲報之以刑賊人者民欲報之以殺因民所欲刑之殺之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矣若夫民之私德豈無相報哉唯不可使懷

私恩者廢公議復私讎者亂國法而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則言與德無有不報也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上與下亦有相報也以德報怨雖過乎寛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以直報怨視如國人而已彼賢當進吾不敢以怨而蔽之彼罪當刑吾不敢避怨而宥之懐怨而

重之是亦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
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忘人之德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

馬氏曰仁為天下之表而不傷乎愛者有義以裁之也義為天下之制而不傷乎制者有仁以為本也言仁義而繼之以報者天下之利何也蓋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者皆相因之理也以德報怨以怨報德此皆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所謂報者非必報之以善隨其善惡之所在而有

以報之也德有得於己則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有得於己而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蓋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凶吉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視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忘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

身之仁也寛裕者仁之作而非仁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所謂義者制此者也故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所謂禮者於此有往來焉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仁亦多術也以德報怨是為寛身之仁而已故或問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延平黄氏曰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

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橫渠張氏曰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天下之利也

黄氏曰此言以德報怨謂小人有小怨微隙當以理恕唯父母兄弟交親之怨不報則虧孝義之行焉儻小怨微隙君子不以德消而一一讎報往來不息必深結仇讎豈非傷教害義哉君子情以恕人慎以避禍小怨微隙以德消之亦寛身之仁道者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

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彊仁也利仁彊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令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令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

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己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

法以民與仁同功言三者之功俱是愽愛各有一種
未可知也過謂利之與害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
情則可知矣

橫渠張氏曰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
唯責己一身爲當然耳一人而已責己也仁難成故
置法以防民非而不責人以道耳

藍田吕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
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自道也與下所

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也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雖然法非貶乎道者也君臣父子倫類形名之間性命之理具焉雖有未能上達猶庶幾乎弗畔此衆人之所能及也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歸

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焉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

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

仁者義之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己之所能以己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嚴陵方氏曰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則不能也故曰天下一人而已以安仁之難

且寡若是固不可以是而責人矣故君子則議道自
己而置法以民也道妙而難知故以己所能而議之
法粗而易曉故以民之情而置焉論語所謂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者其謂是也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詞
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詞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
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孰為
仁者之功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

為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為仁知仁之為己利則為之知不仁之為己害則不為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為仁畏不仁之詒罪則戒而惡之欲仁之為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

處氏曰多欲而好仁則仁特所好之一物耳其他所好未必仁也如是者必其他所欲不勝於其好仁之多而後能為君子則其於所好之類能無慎擇而為之齊量乎無畏而惡不仁亦若是也如是而於其好

惡之間常兢兢然唯恐彼重於此而不足勝於彼也是賢人之事也若夫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是雖聲色列其左貨財列其右而吾無好也所好者仁而已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吾無他惡是雖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吾無惡也所惡者不仁而已如是則縱心於好惡之間非聖人孰能之是道也聖人議之可也以是而強之民則驚且惑矣故置法以民

馬氏曰道者法之原法者道之流唯其所成之功則一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至於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過者人所避唯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强仁者不能無悔也故同過然後知仁

山陰陸氏曰置法以民謂之置意在弗用若所謂安仁乃所謂仁也故曰仁者安仁即利仁强仁雖與仁同功情有不同也與仁同功易與仁同過難與仁同功雖偽未辨若周公孔子之過可謂仁矣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鄭氏曰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道有至下脫一有字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

孔氏曰人右手用之便左稍劣也有至謂兼行仁義

行之至極也考道謂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義道以霸若齊桓晉文無失言不違於理也

河南程氏曰子仲問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别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輕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横渠張氏曰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静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又曰義仁之動也流

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又曰義道以霸此語得義甚淺如以仁愛便謂之

仁以不為不是便謂之義所涉皆淺也仁道有本近

譬之於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廣之

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考求過失

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薄仁

厚義薄義厚仁非論仁義之至語其偏者虞夏之道

仁義不偏故親而尊

長樂劉氏曰右工則左下右尊則左卑其位雖殊其用未始不相須以成其德也道者禮義知信之總名也五常之道皆出於生民之性然而必先乎仁以為行己之本然後道從而成之故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左右相成則有本有用矣是立人之德仁以為先立道之方義以為主故曰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亦難通當以下兩句為解仁即人身也道即義

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為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
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為左左不用力也
藍田呂氏曰右者人所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
助右之所不及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為也將有行
也非仁不可也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
天之理也仁至於不可行不可不節則理有所不得
已以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
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

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唯知其所以為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無厚薄之閒矣道有至義有考先儒云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脫一有字其義為然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

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不能以義起亦庶幾乎不失道矣

石林葉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此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者也道與仁蓋相須而成猶之左右也人之四體左手足不如右強道者具全常處於無所用之地故言左仁者資於道以為用者也常為道之役故言右仁反於道則為一道顯於仁則為二故自仁言之盡人道者莫如仁

此之謂仁者人也以仁為人則道者離乎人而藏乎天謂之天可也古之言道必兼義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道不可獨見道之所見必有義焉故曰道者義也仁言人則道為天可知道為義則仁為道可知二者蓋相備譬之曰顯諸仁藏諸用者聖人立言之法大抵類此　又曰道以仁為用故言右仁以道為體故言左足乎仁則人道備故言人人而有義則人道立故言義左右者

離而言之也仁義者合而言之也仁義一本而有厚薄者時與事異也以事親從兄而言仁義之實則尊親之義者蓋亦有焉仁為人道之至故三代得天下以仁則所謂至道以王義者制事而有宜五霸假仁而近義則所謂義道以霸仁義不足於己而能考合於道而行之則亦無失於己蓋王霸之道有以得民而無失者得己而已

馬氏曰仁者人之所親而右者便於用亦人之所親

道者人之所尊而左者不便於用亦人之所尊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夫唯仁為右而右者人之所親故厚於仁而薄於義親而不尊義為左而左者人之所尊故厚於義而薄於仁尊而不親各以其所隆者而言之耳道有至有義有考此言道之目也至道以王義道以霸此言道之效也考道非體道者也唯稽考而已矣故考道止於無失先至而後我先義而後考此優劣之序

嚴陵方氏曰仁有所愛義有所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君子之於仁義亦兩全之而已何厚薄之有道合則渾離則散方其渾也則實三以為一及其散也則裂一以為三唯其裂一以為三故有至義考之別焉言至以知義之為次言義以知仁之為至

臨川王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

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

山陰陸氏曰人之所以成位乎其中者仁也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取適其中而止道無失有至不至義不能無失於是有考焉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近之矣若桓文之霸不能無失以不知考道之過

講義曰厚於仁者薄於義非以仁故滅義也方其事當以恩為主則敬有時而不得與之並施特仁有餘

而義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親之而已尊不與焉厚於義者薄於仁非以義故滅仁也方其事當以敬為主則恩有時而不得與之偕行特義有餘而仁不足耳是以及其至也尊之而已親不與焉二者非固為不同也仁義備具會逢其適如何而已考之於仁而仁有不合若不重傷禽二毛之類非先王所謂仁也考之於義而義有不通若淫刑以逞惟戮是聞之類非先王所謂義也則所謂考道者考諸三王而不繆

若是上不足以王下不足以霸以保其國不失為幸

建安真氏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

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

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

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

金華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

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

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廬陵胡氏曰王謂由仁義行臻其極也有義謂仁不足也有考謂雜仁義之名成之也仁義歸往曰王故至道以王湯武是也不粹而駁曰霸故義道以霸五霸是也雜王霸道成名以不失天下故考道無失漢文景唐太宗是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

不閔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具數長大取仁義者具數短小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

孔氏曰自此至不稱其服更廣明仁義之道中心憯

但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强之取仁而行者也引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芑即今枸芑也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仁之難成唯君子勉之有道則不難成仁有數者仁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

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中心憯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强之外鑠於仁者也發於性者誠心感動無待於外鑠也外鑠者循仁之迹而勉焉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短長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

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有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人也凡為人者莫非以仁故具取數常多義者宜也長短小大物各有宜以義度之則無不可者矣故具言如此中心憯怛仁之根於內者

也率法言循法循法而不違仁焉仁之資於外者也根於内則始於外人而未至於愛物資於外則止於强仁而未至於利仁此具數見於内外者也

馬氏曰數世之仁此數之多也終身之仁此數之寡也義者依於仁而為之節仁之數多者則其節長仁之數寡者則其節短是以下言仁而不言義則義在其中矣中心憯怛此愛之由中出也愛由中出則推其所愛以及仁故曰愛人之仁也言愛人則愛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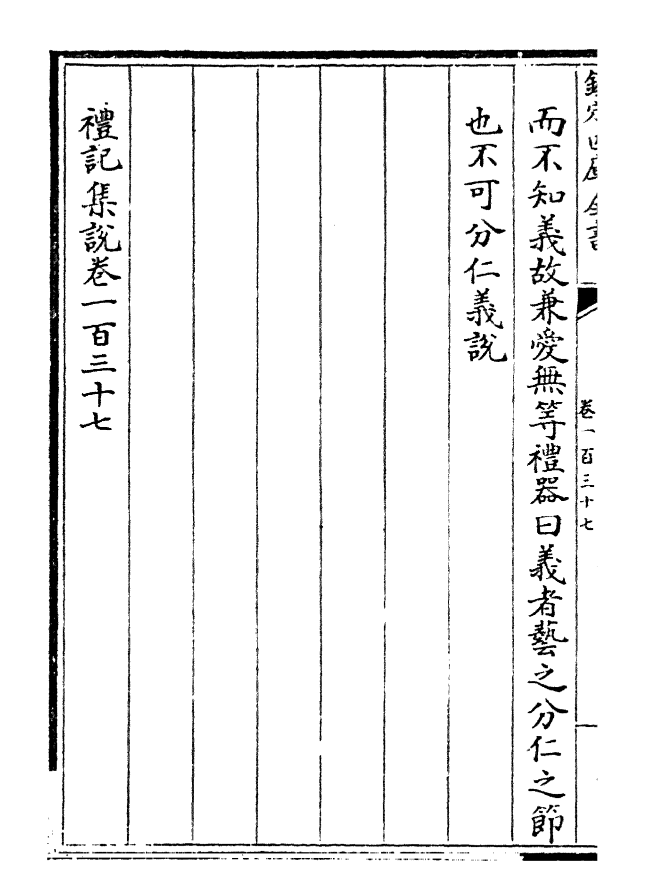
可知也率其在外之法而勉强以為之非中心之所欲而愛自外入也愛自外入則資以成己也且自愛猶不足愛人足乎哉豐水有芑出於自然武王所以有事天下亦出於自然蓋由仁義行而非行仁義也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與中心憯怛愛人之意同我躬不閲遑恤我後此與率法而强之資仁之義同山陰陸氏曰言仁有數以著義有度言義有長短小大以著仁有多寡遠近若愛人之仁終身之仁數世

之仁是之謂數至誠則憯怛出於自然與牵法而强
之者異矣武王豈不仕言武王豈非仕哉然則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其仕也異乎人之仕也我躬不閲遑
恤我後非不欲念後也不得已也以令易躬言不念
後據今而已即後有閲後將念之為其念之也故言
之故曰終身之仁也如以辭而已是忍也孟子曰説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金華應氏曰豐水之芑喻人才之富也武王豈不欲

亟用之乎其栽培涵養而不盡用者乃貽孫謀以燕其翼致之子耳

石林葉氏曰仁大者不可以盡名則言有數義出於仁者也故言長短小大長短言其裁制也小大言其區別也也憯怛以愛人則自然者也率法以資仁則使然者也

四明沈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仁有數也仁所以能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大小也墨氏知仁



而不知義故兼愛無等禮器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

也不可分仁義說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七